

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八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甯八年九月庚申朔命王安石兼監修國史 檢正

中書刑房公事王震中書戶房習學公事練亨甫池州

司法參軍孫諤同修貢舉式八月二十三日詔陣傷

五十日內死者依陣亡例推恩前此以三十日爲限又

有請限百日者至是依律著爲諸路法

辛酉詔併令式及內諸司敕式入一司敕令所 都提

舉市易司乞借定州路安撫司封椿錢十萬緡糴穀從

之 熙河路經略司言洮西山後羌謀因夏熟入寇蕃

官李奇崖等逆戰卻之仍獲首級詔李奇崖遷一資李

龍羅與內殿崇班請受餘遷資有差 詔內殿承制馮士安令尋醫初審官西院差士安監密州板橋鎮引見上察其病不任事故也

壬戌詔大名府定澶州各具馬二萬匹一等芻豆封樁大名府令司農寺澶州令都提舉市易司計置并限二年足 權羣牧判官韓宗師爲蔡河撥發催綱升一任以侍父絳行乞罷職也

甲子中書言訪聞深祁永甯等州軍葫蘆滹沱沙河新河山水泛漲例皆衝決岸口所有合修完隄防及開濬淤澱欲令外都水監丞及水利司檢計施行仍先具功料及令轉運司勘會渰浸民田頃畝都數以聞從之此據

會要增入七月并十四日又六月十九日當考

河北第十九將楊萬自陳討

蠻有功不賞樞密院請劾其罪上批特免

乙丑賜都大提舉教營陣步軍副都指揮使楊遂同提
舉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入內押班李憲銀絹各一百
參議公事檢正中書刑房公事王震管句國子監丞郭
逢原將官夏元象副將臧景部將以下至指使馬步諸
軍銀絹特支錢有差先是八月戊午大閱八軍陣於城
南荆家陂畢事拆營回軍故有是賜戊午八月二十九日西京
左藏庫副使王鑒言開封府界近京牧地及淤田甚多
廣種榆柳較之租佃有倍息從之仍令鑒同左藏庫副
使霍舜舉提舉詔開封府界諸路將官於所部兵選
試弓手能射親及遠中深者各五人赴闕府界及五路
監司選試義勇保甲準此並給其路費詔自今句當

御藥院使臣滿五周年與轉一官仍不隔磨勘

丙寅別試所言武舉進士宋昇等六人弓弩絕倫而策義在下等未敢黜落詔候殿試武舉人弓馬引呈自是弓弩絕倫者雖策義不合格皆以名聞著爲法 詔廢馬監兵五千人其以二千人置廣固四指揮專隸修完京城所於京城四隅置營三千增置開封府界保忠六指揮於陳畱雍邱襄邑置營候修京城畢其新置保忠指揮卽行撥併仍隸步軍司非有宣命毋得差使

一曰初修都城

御史蔡承禧言訪聞近日朝旨欲修新城外議

喧傳以爲日役萬兵財用所糜其數不少臣聞古者城郭溝池以爲固又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以城郭爲固則道德有不能設者矣此爲中人之言而非爲上主而

言也以陛下之德何啻金城湯池之固而乃過計以爲此外議紛紛臣所未喻兼外城自祖宗以來傳之至此日月之久土脈堅緻麤亦完好何必高深樓櫓以擬邊疆甘棠召伯之憩尙勿翦除祖宗規模尤宜謹於毀撤臣度陛下不欲沮興事之臣且以俯從其議爾又聞招廣固指揮今歲江淮大旱畿甸蝗蝻苗穀不登惟京師軍倉麤可支行今又煩爲招置虛糜廩粟兼纔一興功百司須索動資應副此又糜耗不貲伏乞權且廢罷若陛下以已行之命遽難追改則乞小爲科例積漸增修不必併工以成勞費

此據承禱奏議附見八年兩河陝西江南淮浙饑京東蝗然則承禱

必是八年所上也

又詔司農寺於河東沿邊近邊州軍豐熟

處以三十萬緡計置糧草封椿

又詔衛州所開沙河

令程昉等相度置上下牐

此月七日又六月十九日始開又此月五日

丁卯詔自明年春燕不用隊舞令宗室遙郡以上赴坐

戊辰以右武衛大將軍封州刺史仲來襲封魏國公仲來

誰子案宋史宗室傳載仲來漢恭憲王元佐庶長孫宗立子

庚午補南劍州將樂縣槍技手廖承禹為三班奉職充

福建路巡檢以承禹率弟姪捕斬賊吳笋等有功也

中書樞密院言渝州獠賊菊囊二木琴木斗等二十餘

族犯邊請降敕榜付熊本迺詔犯邊夷人能自歸免其

罪元謀人自相捕殺準此仍議推恩詔罷河北東路

增募崇武兵岷州置鑄錢監令知熙州高遵裕轉運副

使張穆之提舉以遵裕言威遠監所鑄折二錢用工少

而得利多今岷州鐵冶暴發若增置一監歲可得緡錢

四十萬故命置監焉仍遣左班殿直孟璋選秦鳳永興
兩路配軍充工役以五百人爲額不足卽選鄰路旣而
遵裕言本路無坑冶工匠乞下商號州應副從之後賜
監名曰滔山

坑冶工匠乃十一月十八日事
監名又九年五月事今并書

罷三司

會計司從韓絳請也

庚辰初置

辛未王安石言臣子雋奉詔撰進詩義臣以當備聖覽
故一一經臣手乃敢奏御及設官置局有所改定臣以
文辭義理當與人共故不敢專守己見爲是旣承詔頒
行學者頗謂有所未安竊惟陛下欲以經術造成人才
而臣職董其事苟在臣所見小有未盡義難依違所有
經局改定諸篇謹錄新舊本進呈內雖舊本今亦小有
刪改并於新本略論所以當刪復之意如合聖旨乞降

指揮其詩序用呂升卿所解詩義依舊本頒行詔安石

并刪定升卿所解詩序以聞

六月十七日當考升卿罷國子

安石又言伏奉手詔依違之罪臣愚所不敢逃然陛下

既推恩惠卿等而除其所解臣愚不敢安此若以其說

有乖誤者責臣更加刪定臣敢不祇承聖訓

此據安石奏劄增入

惠卿

云臣亦當奪官蓋辨此也推恩在六月

呂惠卿緣

升卿事乞罷政既復就職與安石益不協於是畱身白

上曰臣意安石在江甯時心有所疑故速來如此既至

必是陛下宣諭及嘗借臣奏對日錄觀之後頗開解忽

兩日前余中葉唐懿來爲臣言安石怒臣改其詩義中

等昔與臣同進呈安石以爲忘之當時只進呈詩序今

但用舊義爾臣意以爲未審遣升卿往訊之果然升卿

曰家兄與相公同改定進呈安石怒曰安石爲文豈如此賢兄亦不至如此此曾咬所爲訓詁亦不識臣甚怪之而未喻其怒之意此必爲人所閒爾臣之弟兄於安石陛下所諒臣所以事臣親者移之以事陛下外心所欽服者安石一人而已臣之爲官屬安石亦尊禮臣不與他等至與之極口爭事未嘗怒也近議市易俵糴事臣意以謂常平法行之方漸安帖又爲此法呂嘉問必不能辨所以往復與之問難以遲其事及將上陛下果以爲問臣不敢不言然安石未必怒此只是爲人所閒爾市易俵糴事在上曰練亨甫邪惠卿曰此亦其一固有爲之致力者上曰張諤邪惠卿曰非也嘉問諤不至如此上曰亨甫何以至是惠卿曰亨甫數欲陛下召見

臣以其爲人好進太速嘗與鄧綰書言若使亨甫得見
卽唐虞三代之治不難致不知何爲遽能致此故臣不
敢言之朝其後綰薦之臣進呈但言其欲望見清光而
已臣平日薦人於陛下常淺言之陛下以聲身爲律度
輕重不繫人言豈敢溢辭薦人亨甫聞之怒臣不褒稱
也而臣弟在講筵陛下亦嘗問及亨甫臣弟言不知其
爲人大抵承禧所言皆亨甫教令之臣雖不肖麤知性
命之理安石雖不察臣臣終不與之較文章聲名臣尤
不以爲意且經義雖聖人有不能盡無不可以增損處
昨以安石旣去據理修定不敢少改不意其怒如此陛
下或有四方事臣願備使令上復畱惠卿曰卿且寬心
然議益不合惠卿益不自安後月餘乃具劄子至上前

進讀曰臣伏見王安石劄子奏乞詩序用呂升卿所解詩義依舊本頒行其小有刪改卽依先得指揮奉聖旨令安石并所解詩序刪定進呈安石稱於新本略論所以當刪復之意不曾降出臣無由知其故至謂以雋所進詩義則一一經其手而設官置局有所改定文辭義理當與人共故不敢專守已見爲是旣承詔頒行學者頗謂所改未安以爲陛下欲以經術造就人才而職任其事苟在所見小有未盡義難依違臣於其說皆所未論臣惟朝廷初置經局令臣與雋修撰而安石提舉詳定皆自陛下發之非因建請也苟以爲舊義不刊則不知設官置局欲令何爲宜有增損也則草創討論修飾潤色自有次第而詩義臣等初奉德音以謂舊文頗約

新學不知今之修定宜稍加詳至其進論多涉規諫非學者所務宜稍削去仍解其序卽不曾令誰訓其辭誰訓其義也故自置局以來先檢討官分定篇目大抵以講義爲本其所刪潤具如聖旨草創旣就臣卽略爲論次初解大序及二南凡五卷每數篇已卽送安石詳定一句一字如有未安必加點竄再令修改如安石意然後繕寫安石親書臣名上進則雋所進義雖一一經安石之手不知何以加此又修邨鄘衛以後數卷安石在此閒或就局已經數覽洎去江甯又送詳定簽貼鑿書其處非一自此以後臣以安石去局而義又加詳更不欲輒改舊文只令解序自安石到京令檢討官以續所撰義歷呈安石其餘臣於中書與安石面讀皆有修改

去處經局草卷宜尙有存檢討官僚今多在此皆可驗
問臣自少以來與安石遊凡有議論更相是正未嘗有
嫌矧於是時承詔論撰欲傳久遠如能修改使成全書
豈有彼此而安石又以相臣董其事意有未安畱加筆
削不爲稽緩而修寫進呈得旨刊布幾及千本

刊印經義在六

九月十日忽見余中葉唐懿來謂臣安石怒經義局改其二

南舊義止令勿賣須得削去臣意中等聽之謬也再令
審之復如前說又令升卿往問輒復大怒其言如中等
所聞當初進二南義之時陛下特開便殿召延兩府安
石與臣對御更讀以至終篇陛下褒稱聖言可記安石
未毫何至廢忘而其言如此誰不駭聞然臣猶以謂安
石特發於一時之不思也今安石乃乞用舊本頒行若

以謂小有未盡當如先降指揮刪定有誰不欲致使依違若以謂皆不可取也則以安石之才於置局之日國風以前看詳修改有至於數過者苟其文至於皆不可取則曷爲不見而今日獨賴何人發明而後見之也臣於安石之學素所諳識凡讀文字臣以爲是安石是之不然安石所否安石學雖日益去春今秋不應頓異而以爲陛下欲以經術造成人才不得不爾則前日之所是今日爲未定今日之所是他日豈可定哉安石當國以經術自任意欲去取誰敢爭之然臣反覆求其所以然之故而莫之喻也上曰安石無他意經義只爲三二十處訓詁未安今更不動序只用舊義亦無害惠卿曰安石欲并序刪定置局修撰非一日今旣皆不可用而

轉官受賜於理何安臣亦當奪官上曰豈有此理惠卿曰然縱朝廷不奪臣官臣何面目安石必言垂示萬世恐誤學者洪範義凡有數本易義亦然後有與臣商量改者三二十篇今市肆所賣新改本者是也制置條例司前後奏請均輸農田常平等敕無不經臣手者何至今日遽不可用反以送練亨甫臣雖不肖豈至不如亨甫上曰卿不須去位惠卿曰臣豈可以居此已上並據增入蔡承禧劾升卿奏可考惠卿別有日錄載此段尤詳要不異家傳所載更不別出陳瓘答劉義仲書云呂太尉日錄未之見但於宛邱奏議中見其進日錄劄子爾蓋自其與荆舒反目以後既進二手簡又進日錄四卷四卷之內皆鋪陳執政以後歸美之迹自明其忠故當時荆舒毀懟之說不復見信於裕陵而荆舒由是重得罪矣鍾山所著八十卷乃效彼四卷而為之也二錄卷帙多寡雖則不同而得伸其效所懷則無以異也自明其忠者得伸於前自明其聖者得伸於後今八十卷盛行於世取而觀之效驗彼此則四卷所載可未讀而盡